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五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

司馬遷自謂也遷為太史官

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尚久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鍾一句下即提轉

然尚書

獨載堯以來

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帝嚳則所徵者猶有稽於他書也。二轉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

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同

馴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於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當世士大夫皆不敢道則不可取以為徵也。三轉

孔子所傳宰予

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於宰我而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為實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四轉

余嘗西至空峒

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之處

北過涿鹿

涿鹿亦山名在偽州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

東漸

於海南浮江

矣

點東南西北與篇中作映帶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余身所涉歷見所在長老往往稱黃

舜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國有不同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古文尚書也大要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為近于是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

徵者乎故曰近是也。六轉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

表見皆不虛

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為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可徵矣。七轉

書

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所遺佚若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

豈可以掩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八轉將尚書國語等一總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事在疑信

問則當會其意。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也。九轉

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

應文不雅馴

故著為本紀

書首

余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并黃帝。顓頊。帝嚳。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評語

此為贊語之首。古質與雅。文簡意多。轉折層曲。往復回環。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之尤超絕者。

演白

太史公道「一般的讀書人。都說五帝的事情。那是久遠之極了。可是尚書上邊。也不過記載堯舜以來的事情。五帝卻沒有談到。至於那百家記載黃帝。文辭又不雅馴。當世的大人先生們。也不敢說他什麼。孔子所傳下的。宰予問。邦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一般的讀書人。又不敢信以為真。我曾經西到空峒山。北過涿鹿山。東到海邊。南到長江。淮水。所過的地方。鄉長者老們。往往說黃帝。堯舜的事情很多。風俗教化。誠有不同之處。總之不背尚書所載的事情。那就近於事實而可信了。我看春秋國語。他所發明的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很是明顯。但是一般的讀書人。不去細心考究。他所表現的事情。從風俗教化上看來。都不虛空。那也未始不可徵信。要知道尚書的缺亡。實有間隙可尋。他的遺聞軼事。時常散見於百家諸書。不是好學深思。心裏明白他的意思。本難為見識淺薄的人所可講及呢。」

我並黃帝顓頊帝嚳以次敘述揀他記載中最雅馴的所以寫在本紀中的第一篇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

漢時儒者

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裔

異

邪何興之暴也

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

從興之暴想到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間處寫極有手眼

夫秦失其政陳

涉首難

去聲

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

升

數

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蜂起言多也斯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

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逼入項羽有勢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乘勢乘衆陳之勢也五諸

侯齊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

背關背約不王

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為楚懷王項梁尊之為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之江中一脫駭

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

責過矣

二脫駭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三脫駭前後興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並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嘆

妙應絕

評語

一贊中五層轉折唱嘆不窮而一紀之神情已盡

演白

太史公道：「吾聽得周生說道：『舜的眼睛是重瞳子。』又聽得項羽也是重瞳子，難道項羽是舜的後嗣麼？為什麼興得這樣快呢？想那秦朝失修政治，陳涉第一個發難，當時的豪傑像蜜蜂一樣的起來，互相爭奪的，不知有多少人，然而項羽並非有尺寸的地方，逞了時勢，崛起在田野的中間，隔了三年，就此領了齊、趙、韓、魏，去滅亡秦朝，分裂天下，封人王侯，一切政事都從他手裏發出，稱為霸王，他的王位雖屬沒有結果，可是近幾百年來，還沒有過這樣的興盛呢。」

到了項羽背棄關約，東歸彭城，放逐了義帝，自稱皇帝，弄到人心渙散，卻又怨恨王侯們不肯幫忙，那就難了自己誇張打仗的功勞，用他個人的見識，不學古時聖賢的方法，想把武力征伐治理天下，以成霸王的事業，可是隔了五年，到底亡了他的國家，身子死在東城，還沒覺悟，不肯責備自己，那真錯了！竟還要援引「天來亡我，不是用兵的罪孽」這句話來掩飾，難道不是荒唐麼！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

世二楚項氏

之際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

曰初作難發於陳涉

一

虐戾滅秦自

項氏

二

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

同

成於漢家

祚位也三

五年之間號令

三嬪

同

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三

嬪謂陳涉項氏漢高祖總承上二段作結

昔虞夏之興積

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湯武

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

後乃放弑。會孟津二句。單言武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

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三段。俱反上三段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載。句中有眼。以德若彼。指四代。用力如

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總承上三段作結。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倒。於是

無尺土之封。墮名城。銷鋒鏑。的。鉏豪傑。維萬世之安。鉏誅也。維計度也。另起一筆。下即拔轉單寫高祖慨歎作結。然

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於三代。與豪傑并力攻秦。過于湯武之放弑。鄉同。秦之禁。適

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前言一統之事業。既極其難。高祖獨立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土之封。足以資助賢者而為之驅除其所難耳。一層。故憤

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安。成帝業。蓋古語也。高帝憤發閭巷安在其為無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

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理拘。蓋有天意存乎其間矣。三層。非大聖孰能當此受

命而帝者乎。若非大聖孰能當此。豪傑並爭之曰。獨受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前三段一正。後三段一反。而歸功於漢。以四層詠嘆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宛未嘗着一實筆。使讀者自得之。最為深妙。

演白

太史公讀秦楚時候的書，說道：『起而發難，是陳涉用暴虐的手段去滅亡秦朝，始自項氏撥除禍亂，誅伐兇暴，平定天下，到底得了帝業，成功在漢家五年的中間，號令改了三次，自有歷史到現在，曾沒有受天命這樣的快呢！』

以前虞夏的興起，在那幾十年中，做了許多好事，積了許多功勞，恩惠施到百姓的身上，代行君上的政事，還要改察天意，方纔敢就王位。湯武的成就王業，是從他們的祖先契和后稷，修仁行義了十幾代，不約而同的與八百諸侯相會在孟津的地方，他還以為未可，直到後來，方纔放了桀，殺了紂。秦國在襄公時候興起，在文公、繆公時候顯大，到了獻公、孝公的以後，漸拿蠶食桑葉的手段去侵佔六國，又過一百多年，到了始皇，方纔能够并吞諸侯，用德如虞夏，商周，用力如秦，原來一統天下，竟是這樣的容易呢！

秦既稱帝，以為兵革不休，實因有了諸侯的緣故，所以沒有把寸土尺地去封給功臣子弟，折冊了有名的城池，鎔化了鋒刀箭頭，殺戮了英雄豪傑，藉以打算萬代的安逸。可是漢高祖起自里巷，聯合了天下英雄，討伐暴虐的秦朝，勝過那湯武的放弑，從前秦朝的禁令，恰好足以幫助賢人，替他排除患難，就是了。所以高祖發憤自強，就做了天下的豪傑，怎說沒有地方，便不能王呢？這就是傳上所說的大聖罷。難道不是天意麼？難道不是天意麼？假使不是大聖，誰能當這豪傑併力攻秦的時候，受命上天，做

了玉帝呢。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

明其等曰伐

同

積曰曰閱

明其等謂明其功之差等伐積功也積日計其任事之久閱經歷也先立一系

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

泰山若厲

同

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苗裔遠嗣也言使河山至若帶厲國猶未絕蓋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

始未嘗不

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自古已然先為一歎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枝葉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

謚亡國意

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

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中國其根本枝葉陵夷二句

曰異哉所

聞

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不待枝葉已陵夷衰微也又為一歎

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

萬國乃免以前所封者蓋

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

蕃

同

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者又引一系自古皆然而漢獨不然頂異者所聞也三歎

漢興功

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

十分之二三

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昔日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

也

蕭何曹參

絳勃灌嬰

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

今日子孫驕溢忘

其先淫嬖

辟作

至太初

太初武帝初年號

百年之間見

現

侯五

見在為侯者僅五人

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

矣。

耗盡也。因盛而衰。

罔

網同

亦少密焉。

罔禁網也。冷句帶諷。

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仍歸到不能自全上。兩句與

上篇于仁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篇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篇仁義而奉上法則兢兢當世之禁而不生。法亡國兩句而轉作兩層。叠四歎。

居今之世。

漢志古之道。

夏商所

以自鏡也。未必盡同。

鏡鑑也。居今志古。人盡同乎古。

一總便推開為本朝誅滅功臣回復一番。

帝王者各殊禮而

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

乎。

緼縫而合之也。言從來帝王原各不同。要以成一代之功為綱紀。豈可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

而並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

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

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

應異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

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

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有覽焉。

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評語

通篇全以慨嘆作戲。而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節頓挫。如龍之一體。鱗鬣爪甲而已。而其

演白

太史公道：「古時的人臣們功勞有五等。拿他的德行建立宗廟。安定社稷的

叫做

勲。

拿他言論的叫做「勞」。拿他武力的叫做「功」。一記明他立功多少的。

叫做

伐。

「記算他任事長短的叫做「閔」。當他們封爵時的宣誓道：「到那黃河

像衣帶的樣兒。泰山像砥石的樣兒。國家還是永遠安甯。直到那無窮的子孫。」這樣

看來他們起初也未嘗不想固他的根本，後來爲了子孫日漸夷平，就此衰頹起來了。我讀高祖侯封功臣，細察他初封的時候和那所以失侯的道理，那真是和上面所聽得的完全不同了！書經上面說道：「堯以前的萬國，和睦睦到了夏商，有的已經幾千年了。」周朝所封的八百國，經過幽厲二王之後，見在春秋尚書有唐虞的侯伯，經過三代一千多年，自全以保護天子，難道不是篤信仁義奉行上面的法令麼？

漢朝開國的時候，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這時候天下方纔平定，所以大城和名都，戶口散亡的不少，計算起來，不過十成中的兩三成，因此大侯的封地，也不過萬家，小的只有五六百戶罷了。後來隔了幾代，百姓都回到鄉里，戶口方纔繁盛，蕭何、曹參、絳勃、灌嬰等，竟有了到了四萬的戶口，小侯加了一倍，富貴殷厚，也是照他一樣，然而他們的子孫，驕奢淫逸，忘卻了祖上創業的艱難，一直荒淫，到武帝的時候，這百年的中間，現在所存的諸侯，只有五個，旁的諸侯，都犯了罪，傷了生命，亡了國家，差不多完結了！因此禁網也稍稍嚴密，可是仍舊沒有自身能够小心戒慎，在當世的禁網呢！

住現在的世界，記那虞夏商周的事情，固然可以自鑑得失，不過時有古今，也未必盡同。做帝王的，各有各的禮教，各有各的環境，只要拿成功做標準就是了，難道可以強使相同麼？看他所以得尊貴寵愛，和他所以遭廢棄恥辱，這也是當世得失的會萃所，何必定要聞舊時的事情呢？於是就謹慎記他的始末，表明他的事情，在那文章上。

面，但很有許多地方，不能原原本本的說出，所以把那顯明的說了出來，疑感的暫且不寫，倘有後世的君子，想廣為敘述，也可以把他作為參考呢。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景行，大道也。余

讀孔氏書，遺書

一

想見其為人，心鄉往之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遺器

二

諸生以時

習禮其家，遺教

三

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心鄉往之，遺器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宏深，最為得體。

天

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史透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

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

可謂至聖矣。定贊

評語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入事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演白

太史公道：「詩經上面有兩句話道：

仰慕高山一般的道德，願意效法去行。

他雖是不能到他的地步，然魂靈已跟他去了。

我讀孔氏書，想見他的做人，到了魯

國，看仲尼的廟堂，和車服禮器，那些學官弟子，時常在他家習禮，我看了一下，徘徊留戀，竟捨不得離去。想那天下的君王，和那歷代的賢人，實在多極了，當時固然榮耀，死

了也就罷了！孔子是一個布衣人，傳了十幾代，讀書人都宗他的學說，自天子到王侯，中國談六藝的人，誰也不把夫子的學說來折中，那真可算聖人中的極點了。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

戚之助焉。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

夏之興也，以塗山。

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

而桀之放也，以

妹喜。

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繼體。

殷之興也，以有娥。

嵩有娥，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為次妃，生契為殷始祖。受命。

紂之殺也，嬖妲己。

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

太任，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生。后稷為周始祖。太任，文王之母。受命。

而幽王之

禽也。

同擒。淫於褒。

褒，褒姒，褒國之女，姓也。頂受命繼體之君，而一正一反，句法變化。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

釐降。

虞書釐降二女于媽，媽，釐理也。降，下嫁也。媽，媽水之汭也。春秋譏不親迎。

春秋譏不親迎。

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端來逆女，公羊曰：外逆不

書此何以書？譏爾何嫌？嫌始不親迎也。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

即五經。夫樂調

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又補出樂以完六經。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

起下。

甚哉，妃匹之愛。

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

因命字起下兩段。

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皇后陳皇后慎夫人尹姬。

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聲其

中。

指戚夫人 王皇后 東姬王夫人 李夫人

豈非命也哉。

結佳命字 下即轉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

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又以性命並言即蓋子命也有性焉之意

評語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於六經。而反覆感嘆。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於此。孔子罕稱命一轉。恐人盡委之於命。而不知所勸戒。故特結出性命之難知。蓋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可不曉。

演白

古來受天命的帝皇。和那繼續一統遵守法度的君主。不但內裏的德行修明。大約也有外邊的親戚來幫助他呢。夏朝的興盛。因為娶了塗山氏的女兒。可是桀的放逐。因為寵幸了有施氏的妹喜。殷朝的興盛。因為娶了有娥國的女兒。可是紂王的燒死。因為寵幸了有蘇氏的妲己。周朝的興盛。因為娶了有邵氏的女兒。姜原和太任。可是幽王的被擒。因為荒淫在褒國的女兒褒姒。所以易的始基是乾坤二卦。詩的起頭是關雎一章。書經稱贊堯的二女下嫁。春秋譏諷娶不親迎。夫婦的交際。是人道中間最大的倫常。禮的作用。只有婚姻是最留心。要知道音樂調然後四時和。陰陽的變化。是萬物的統系啊。怎可以不謹慎呢。人縱然能擴大了道義。可是對於天命。實在沒法可想。那夫婦的愛情。可算至乎其極了。雖是做君的。也不能得着在他臣子身上。雖是做父的。也不能得着在他兒子身上。況是卑下的人呢。既經歡喜好合了。有些還不

能成家得子，能够成家得子了，有些還不能保他的終身，這難道不是天命麼？孔子所以少談命理，就因他很難講啊，不是通達了陰陽的變化，怎能够知道那性理天命呢？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六藝不載則不可信以為實。

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開闢引起。

堯將遜位，讓於

虞舜。

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天下引起，擬人於其倫，是極重伯夷處。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

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牧九州之牧，又十二牧。

乃試

之於位，典職數十年。

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授政以攝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湯讓光隨之妄。

而說者曰：

說者謂諸子雜記也。

堯讓天下於許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焉，乃逃隱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上。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

卞隨、務光，殷湯

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

此何以稱焉？

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光之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

太史公曰：

凡篇中忽插太史公四字，皆遷述其父族之言。

余

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又似實有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為伯夷，觀貼幾令人不辨實主神妙無比。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

賢人，

孔子是一篇之主。

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

又謂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若不專為伯夷者是另一法。

余以所聞，由光義

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不少，畧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間，本可據以為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繞觀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孔子授下叔齊附傳余悲伯夷

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軼詩可異焉軼詩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正篇故云軼其詩有涉於怨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句妙其傳曰正始

序伯夷事蓋伯夷已先有傳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事平實簡淨蓋前後文章多跌宕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應前軼詩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吁嗟徂兮命之衰矣悲憤歷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遂餓死于首陽

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應前睹軼詩可異句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感慨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

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潔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上翻出議論且七十子之徒仲

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贈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恣睢謂恣行為睢怒之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

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一反一正以極咏歎有亮齊由光諸人故

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升數上聲

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寫妙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咏歎三非邪呼應子曰道不

同不相為謀。上兩段開說此又引孔子之言合說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不同註脚故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凋註脚挽上伯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此指擇地君而蹈以下又以咏歎作一結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名字反覆到底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以身從物曰徇夸者

死權。貪權勢以務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馮恃其生。引賈子四句。烈士一句是主指伯夷。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龍風從虎。龍興致雲虎嘯風烈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覩。引易經五句聖人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

至篇末。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

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即所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點顏回以陪伯夷正在有意無意之間妙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

言文 白夷傳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因滅而不稱。悲夫。一反應沒世而不稱。結篇首悲由光書。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青雲士聖賢立言傳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夷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于後世。由光未經孔子序列故後世無聞所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寓慨無窮。

評語

傳體先敘後贊。此以議論代敘事。篇末不用贊語。此變體也。通篇以孔子為主。由光顏淵作陪客。雜引經傳。層間疊發。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真文章絕唱。

演白

讀書的人，有記載的書籍很多，還要到六藝上去考證。詩書雖是有缺，但是虞夏的事情，可以知道了。唐堯打算退位的時候，讓給虞舜，舜和禹的當兒，四岳九牧都相推薦，纔叫他先就位試政，守了職務幾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他政事。這是明示天下是極重的寶器，王者是天下的大統，所以傳讓天下是這樣的不易啊。但那諸子百家說：「堯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肯受，以為恥辱的事情，逃去隱了；到了夏朝的時候，也有兩個不肯受天下的人，叫做卜隨務光。」這些話怕是未必實有其事罷。太史公道：『我登箕山的時候，上面似乎有許由的坟墓呢。』孔子依次排列古代的仁人賢人，聖人像那吳太伯、伯夷的一類，很詳細了。就我所聽見過的，許由、務光兩人行義很高，在詩書上卻沒有一些兒看見。這是什麼道理呢？孔子道：『伯夷、叔齊不記念人家舊時的惡事，怨他的人因此很少；他們的餓死首陽，就是求仁得仁，還有什麼怨望呢？』我悲痛伯夷的用意，瞧那遺散的詩句，實在有些奇怪啊。

他的傳上說：『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當他們父親在世的時候，想立